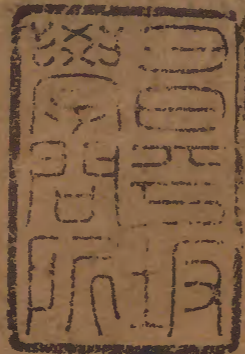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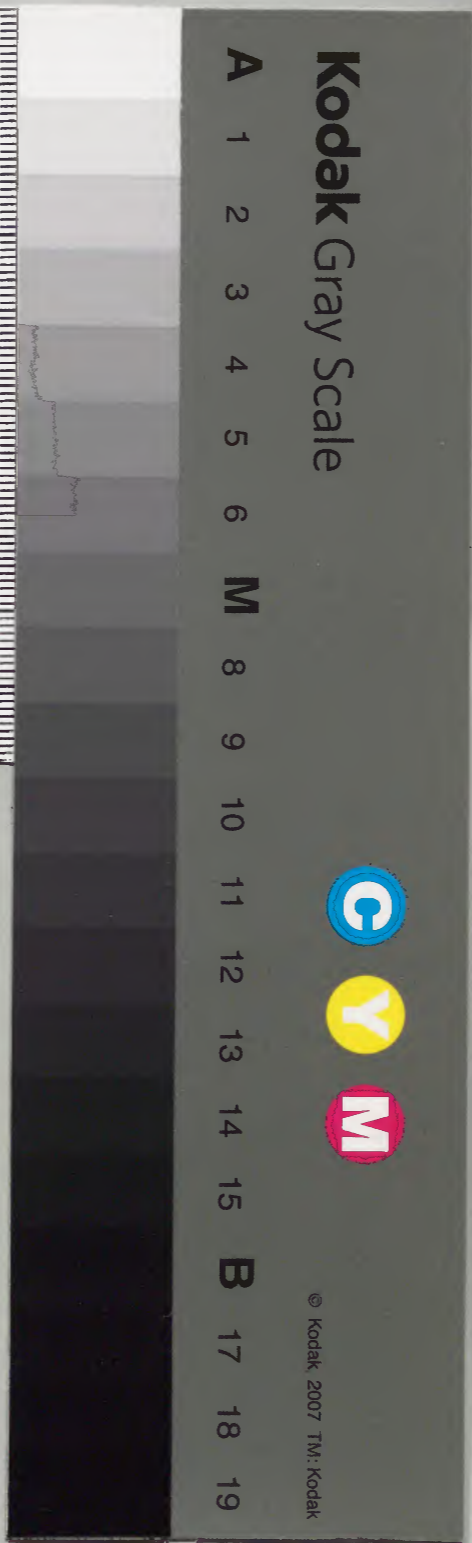
陽明則言下



漢書門			
九	四	五	四
二	六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九
函	一
二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54	
冊數	2 ( 2 )		
函號	299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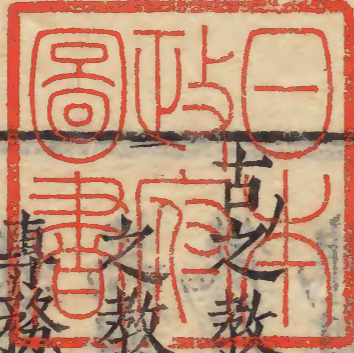




陽明先生則言下

淺草文庫

吳興錢中選校正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徃徃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



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  
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  
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水霜剝落  
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  
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  
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  
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脉拜起屈  
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  
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

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  
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  
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  
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  
其檢束而不知道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  
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囚獄而不  
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  
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  
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



右訓蒙大意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入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入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入

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入欲則必去入欲而存天理務去入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入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入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其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

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專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



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  
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  
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  
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  
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  
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  
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  
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  
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去入欲

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  
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  
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  
大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  
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  
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  
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  
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  
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



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諸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右立志說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

止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



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右大學古本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

問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體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斃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



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  
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  
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  
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  
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  
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  
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  
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  
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

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  
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  
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  
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  
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  
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  
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  
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  
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



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  
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  
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  
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  
也朋友也以及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  
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  
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  
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  
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

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  
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  
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  
重厚薄隨感隨地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  
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  
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  
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  
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



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騁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於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

只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喪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决裂



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  
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决  
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决裂錯雜紛紜之患  
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  
用之間從容閑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  
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  
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  
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

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  
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  
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太畧是  
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  
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  
榦謂之本木之稍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  
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  
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  
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



德則明德親民焉可以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誅是  
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  
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  
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  
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  
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  
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  
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

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  
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  
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  
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  
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  
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  
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  
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  
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



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克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



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

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



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

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右大學問

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夫德之不



則言下  
五  
脩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  
訓誥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  
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  
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  
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  
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  
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  
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太學古本之復以人  
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與求

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  
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太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  
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  
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  
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  
得之於心求之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  
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  
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  
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



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  
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  
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  
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  
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  
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  
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  
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  
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

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  
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想者也夫理無內  
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  
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  
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  
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  
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  
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太學之實下



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  
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  
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  
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  
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  
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  
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  
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

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  
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  
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  
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  
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  
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  
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  
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  
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



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凡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

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辯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揚



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  
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於  
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  
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  
愈乃欲全之於已亂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  
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  
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  
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  
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

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  
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  
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  
然太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  
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  
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不得已而  
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  
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



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

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矣

右答格物書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使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



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  
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循道之極功也而  
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右脩道說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  
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  
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  
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  
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

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  
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  
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  
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  
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  
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  
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  
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  
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



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  
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  
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  
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  
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  
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  
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  
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  
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

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  
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  
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  
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  
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  
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  
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  
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  
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未由



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  
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學乎哉

右博約說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入物達四海  
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  
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  
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  
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

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別  
也序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入物  
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  
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乎陰  
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綱紀政事之施  
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  
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  
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  
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於誠偽邪



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  
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異無有乎弗同無  
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  
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  
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  
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  
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  
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  
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

綱紀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  
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  
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  
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  
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入極  
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  
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  
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



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  
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  
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  
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  
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  
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  
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  
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  
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

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  
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奸心盜  
行逐世壘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  
是弁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  
以為尊經矣乎

右尊經閣記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燦然而條理也  
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



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滄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擬議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常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



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有闕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常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

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憾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看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筭袞筮蹄而可以小乏乎

右禮記纂言序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  
大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  
見孺子之入井而惻愷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  
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  
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饗  
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  
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  
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  
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

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  
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  
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且古今而不窮天  
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  
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  
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  
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  
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  
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



闕然指爲禪學而群カク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其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道有紀綱政事

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心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入倫遺事物以乏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



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  
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  
學者而果外入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  
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  
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  
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  
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  
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  
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

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  
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  
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  
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  
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  
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  
言之而已乎

右山陰縣學記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是三言者病亦



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  
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  
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  
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  
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  
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  
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  
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  
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

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  
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  
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  
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  
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齊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  
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右答靜根問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



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

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



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出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觀書者若牽入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

法華矣

右論動靜書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

則言下



以能見善不啻若已出見惡不啻若已入視民之  
飢溺猶已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  
中者非故爲是而以斬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  
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  
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  
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  
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  
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  
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

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  
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  
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情以干譽拚人之善而  
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  
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  
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  
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  
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  
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籍



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不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踈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乏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

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入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斯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



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  
時有譏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  
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  
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  
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  
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  
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  
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  
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

席者寧以斬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  
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  
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避世無  
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  
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已任顧其  
心亦以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  
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



之士扶持匡翼其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右論下體書之雙矣謝世也夫世之公乎法其世也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

氣感激於憤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逐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

則言下

卷



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感愛憎  
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  
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  
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  
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  
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  
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  
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  
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日之中而翳之

以塵沙聽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疼痛鬱逆  
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  
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  
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  
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  
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右論良知書

有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  
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



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夫道不可言也強爲之  
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  
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  
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  
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  
也謂天爲無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  
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  
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  
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

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  
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  
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  
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  
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  
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  
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  
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



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益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巳斯真睹也巳斯求見之道也巳

右見齋說也然而無益於事矣夫臣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彙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

當將順擴克遡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好佛之心果以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以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主神



聖之道雖或時遇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  
說文敷衍與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  
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  
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  
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  
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  
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  
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  
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

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  
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  
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  
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  
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  
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  
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弊不厭  
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思欲一洗  
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



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

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用舟航今居中  
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  
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  
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  
所施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乎治天下或亦可  
以脫離下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  
可以導群品之器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  
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  
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



道之太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  
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  
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宗  
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  
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任世說法四十餘年壽  
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  
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  
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自腦髓以救人之急難  
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

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  
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  
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  
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  
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  
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  
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  
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實是同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太願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

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



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  
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木言以欺陛下必欲討  
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  
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  
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夫其右諫迎佛疏而云其本俱謂我未嘗遊而求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  
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  
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

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嗷嗷焉危困  
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  
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  
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  
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  
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  
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  
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



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至若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修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是之雜記誦之煩辭

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



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阜瓊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

樂而不耻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天下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太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



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  
燬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  
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  
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  
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  
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  
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  
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  
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  
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  
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  
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  
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可復  
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誦記之  
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  
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  
萬徑千蹊莫不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



謹謹跳跟騁奇闢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  
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  
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  
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  
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  
繆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  
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  
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  
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

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拆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  
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  
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  
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  
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  
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潘臬之高居臺  
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  
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  
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



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  
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  
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其成天下之  
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  
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  
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  
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定而  
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  
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

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  
敏難乎不亦均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  
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  
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  
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  
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右拔本塞源論

陽明先生則言下 終

文正庫



皇朝御製

御製皇極經世一書

卷之五

慶安五辰夷則吉且

夫天地之大無所不包... 皇極經世一書... 卷之五... 慶安五辰夷則吉且... 皇朝御製



